

“火不过三年”，老网红开始为过气焦虑

网红做到第8年，王博文卸载了手机上的视频APP，甚至屏蔽掉很多同行的朋友圈。不然，他太焦虑。

最崩溃的时刻，他茫然坐在家里的阳台上，一坐就是一天，脑子是空的，“再下去可能就自杀了”。一次出门，他走在路上两眼发直，在家门口差点被一辆车撞倒。

他出身普通，儿时成绩不好，但他模仿春晚小品的才能曾被亲戚夸赞。这类技巧并没有那么稀缺，如果没有那次意外走红，也许他会是某一间学校里有趣的美术老师，受到学生喜爱。网络放大了他模仿的魅力，也让他的自我认知迅速跃升。

可从《北方过年那些事》之后，他再也没有一个视频可以抵达那样的成功。过度输出的消耗，使得这份工作成了他的负担。粉丝觉得他变得负能量，远离了娱乐的本质，他爱讲大道理，单调重复，很难让人开心起来，大家觉得他很快就会凉凉。

他的情绪也因外界影响而波动，自负和不自信同时混杂在他心里。仅仅28岁，他就觉得自己落后于这个时代。在他看来，短视频博主平均寿命3年，30岁前退休是铁定的定律。

他分秒必争地赛跑，对手就是“过气”。

01 焦虑的人演焦虑

鲜红色的福字，字体圆滚滚的，粉色紫色的牡丹花绽开，这样的十字绣立在陈旧的棕色木柜上。王博文素颜坐在镜头前，背景里的家是一种保守装潢，一种老干部的风格。

他头发有些凌乱，穿着棕白相间的宽松毛衣，微微弓着身子，用大连话对镜头讲述缓解焦虑症的七大秘籍。这种形式应该接近于脱口秀，王博文显得声嘶力竭，他手势多得数不清，双手在胸前迅速挥动，甚至连续挥舞一分钟。喊得大声时，他出氧量大，脖子上的青筋突起，眼部肌肉也拧着劲，他的嘴努起，鼻孔张开，脸涨得通红，双颊和刘海都在抖动。

视频接近13分钟，脚本有4658个字，语速每分钟近360字，比新闻主播还快。近半年，他的视频70%都超过12分钟，最长的超过23分钟。

相似的语速，同类短视频在5分钟上下，有的仅几十秒。播放开始，王博文特意提醒，“怕视频时间长，可二倍速观看。”那意味着语速会更快。粉丝李菲小半年没看他的视频了，关注王博文的3年，她看他眉飞色舞地演绎东北大妈，摇晃一头僵硬的方便面式短发，有时套上双马尾装害羞女生，曾觉得他剧本和演技俱佳，现在看见王博文，有些迟疑了。

李菲30岁，从事互联网工作，每天只有晚上一两个小时属于自己。她现在多关注新崛起的UP主，要么能借此娱乐放松，要么为了学习。一段时间来，王博文逐渐淡出她的视线，日常焦虑话题的文章看得多了，她不想再看一个人坐在屏幕里大谈焦虑。

关掉摄像头，王博文显出了疲态。比起几年前，他长胖了，脸颊双侧的肉松弛，下巴也圆了一圈，一度，他在不到两年内胖了四五十斤。他的头发也稀疏了一些，刘海越留越长，盖住了眉毛。

上个月，王博文更新了4个视频，除了1个广告是短剧外，剩余3个都是脱口秀类，主题是“缓解焦虑”“年轻人该不该留在一线城市”“十大致命坏习惯”。不用角色扮演，一天就写出本子，字数是剧情类的一半。拍摄时稿子放一边，他自己对着摄像头录，偶尔瞥一眼词儿。简单，省事，他形容自己“懒”。

从2020年4月开始，王博文的视频在B站上被贴上了“负能量”标签。李菲看了一个亲戚催生育的视频后，“觉得没意思”，看到一半就关了。

王博文叹了一口气，随着年龄增长，婚育焦虑、家庭关系等话题进入他的生活，从前网友夸赞他搞笑，现在“不搞笑”成了他挨骂的点。“哪有那么多高兴的事儿啊，你天天不高兴就让我高兴，我上哪儿去高兴？”8年里，他的服务对象从70、80后更迭到95、00后，他感到共鸣难求。

邻近春节，王博文忙忙碌碌。他接了个广告，刚写完剧本交给客户，又赶一个关于过年的。视频大多每周更新一期，写脚本要花费2天，如果是一人分饰多角的短剧，本子得写一万字左右，拍摄要两天。保持活跃度是网红保持热度的安全线，除了视频，他几乎每天在微博发文字和图片，分享自己的生

活。视频一个接一个，被流量绑架，他不敢停下来。当上全职网红后，即使是生病，出门旅游或过年，他都在想下一个视频写什么。去市场买菜，他也要随时观察，有了灵感马上记下。

现在，创作对他而言更像是一个任务。写了一天本子脑袋发胀，想到第二天要化妆拍摄，他的心里就开始抵触，愁得睡不着觉。一拍完，他和团队的同事都觉得庆幸，“可算这个月发满四个了。”至于下一个拍什么，过两天再说。

那个缓解焦虑的秘籍，在发布一周后，许多数据反馈都是一个半月以来最低的。

02

头部网红的一年

三年前的一个早上，王博文出门坐进出租车，收音机里传来自己的声音。他捏着嗓子反串两个大妈，将烫头、泡澡、买年货等东北过年必要流程串起来，把家长里短呈现得戏谑又真实。

“小伙子，你看没看过这个视频，血逗！”司机有点兴奋。王博文故作淡定，是吗？这是什么视频？师傅吃惊了：妈呀！你还是不是大连人了？这都没看过啊？

距离他发布这段《北方过年那些事》已经过了半个月。这个2018年初的视频被他称为“现象级爆品”，他宣称总播放量破7亿次。有媒体称他完成了向头部网红的华丽转身。

更多人看到了他。一周之内他的微信涨粉100万，微博涨粉40万。微信里久未露面的朋友冒了出来，商场里的店员坚持给他送东西。那一年，他到云南去旅游，走在路上都被喊“王老师”。

有两个高仿号搬运他的原创视频到快手账号上，吸引了近万粉丝，远超他自己的粉丝数量。王博文要维权，被平台要求填写资料，打印身份证，证明他是真的，别人是假的。

他的春天到来得晚。

在这之前，papi酱爆火，“网红”成为2016年最高频的网络流行语。那时，王博文在长春一家公司做编剧，发视频只是个业余的事。2013年他在广州上大学，曾在人人网90秒的语音相册上，模仿母亲和高中老师说话，视频被几大门户网站转载。后来两个月，他发了100多个作品，小火了一把。

人人网走下坡路后，他在朋友的建议下转场微博。毕业后他自娱自乐，断断续续更新，把语音段子转变成文字动画，后来又发展成实拍段子、情景剧。上了一天班，晚上回到家，他躺在出租屋的小单间里，闷在被窝看大V视频，感慨这些人太厉害了。

2016这一年，网红进入3.0时代，如果说一代网红属于痞子蔡、安妮宝贝、宁财神等文字写手，那进入2.0图文时代后，以凤姐、芙蓉姐姐、犀利哥等为代表的网红，就是凭借雷人雷语红遍网络，他们甚至有人在媒体上开专栏。

网红的兴衰更替也变得越来越迅猛。2015年，有人在知乎提问痞子蔡的近况，问题只获得了4个关注和2个回答。凤姐参加了2010年的《中国达人秀》，被人砸鸡蛋。前往美国后，她的微博和后续开通的几个自媒体账号接连被封，嘲讽声密集出现。

“姐如今也成了富婆”，papi酱的名利双诱使许多人入场，包括王博文。2016年年底，他积攒了40万微博粉丝后，辞职回到大连，全职当网红。半年后，他成立了自己的团队。

在商业界看来，微博二次崛起，扭转3年亏损，股价涨了3倍，与抓住了短视频和网红的风口有一定关系。

受之前的启发，王博文决定走一人分饰多角的反串表演路子。创业伊始，2017年他跑全国10地演讲、参加行业峰会35次。繁忙和焦虑是常态，数据不好时他整夜失眠，半夜和团队打电话沟通，好多次哭累了才睡着。

夏夏粉了王博文6年，刚开始同类型网红少，作为微博深度用户，她会主动去看看他有没有更新。李菲闲下来时会搜索王博文，这个名字在她的网红列表里排前三，她还将他推荐给了亲友。

这样的粉丝在2018年迅速增多。北方过年的视频让王博文蹿红，他获得了金秒奖最佳男主角等等类似奖项。微博平台粉丝一年内翻了近一倍，入驻平台42家，全网粉



丝量突破1800万，在微博视频的排名始终保持在全国前50名。

成功会带来人的眩晕感。王博文外出，看到有人看自己的视频，他习惯拍下来发到微博上。出去吃饭，邻桌一个男顾客举着手机专心看他的视频，他心里暗暗呼唤对方回头。

有人说他“飘了”。2019年除夕晚，他觉得春晚没意思，小品太尬了，连发两条微博说自己想上去表演一段“撕吧”（推让）红包。这是他的经典桥段，搜索他的微博，有近30条提到了这个词。视频里，基本是两个浓妆艳抹的中年女亲戚，上演中国式客套，有时甚至在拉扯中把衣服撕坏。

微博下有两千多条评论，大多数在批评他，说他视频原本就低级，没内涵，要取关。他怼回去，又被说像小学生一样玻璃心。骂声像鞭子一样，他被抽打得整个年都没过好。

03

分vs秒

王博文的主战场那时仍在微博，发着时长以“分”为单位的视频。他的粉丝张玲在一家公司的视频部门工作，在他们的经验里，25-55s的时长在当下最受欢迎。在她看来，王博文的视频过长，不适合生活节奏快的都市年轻人。

不断崛起的新平台正在分流王博文的粉丝，李菲观看短视频的阵地渐渐从微博转移到了B站。2019年末，王博文只说了两个字，“真难”。他中断了3年以来的年终长文总结，颁奖现场的照片，金灿灿的奖章，热搜榜上被圈出来的话题，数字频多的排行榜和媒体长篇报道，都从他的微博消失了。

平台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。新榜提到，在2019年抖音月榜Top100中，仅有1.4%的账号上榜10次以上，多数账号在一夜风光后就归于平静甚至销声匿迹。在B站上，2020年百大UP主名单上，也只有51位是老UP主。

一位相关企业人士认为：“网红的生命周期一般为8个月，不过未来这样的周期会越来越短，也许是5个月、3个月。”

22岁的张玲对王博文是粉丝转路人，重复和话题旧是重要原因。过年“撕吧”红包的桥段，2018、2019年都用了，2021年的春节预告里还有。

王博文否认了内容重复的说法。他说，正是因为要创新，他的创作才艰难。以往灵感奔涌时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，打开微信文件传输助手，对着话筒讲七八十条的语音，每条近60秒。语音转文字后，再整理成有逻辑线的脚本，有时一天就能写出一个。

到2019年下半年，王博文开始依靠团队碰出灵感，有时五六天才能写出一个脚本。眼看别的网红比他更新快，挣得多，他更焦虑，就越写不出来，形成了一个死循环。再提起写本子拍视频，他开始有生理上的呕吐反应，有时愁得心绞痛，想起脚本就疼。

网红成为流水线上的工业品，到了网红3.0时代，MCN（Multi-Channel Network，一种新的网红经济运作模式）机构大量成立，将网红成批生产。截至2019年，中国MCN机构数量达到6500家，是2015年的40多倍，运作90%以上的头部网红。

“好嗨哟，感觉人生已经达到了高潮”成网络流行语，创造者“多余和毛毛姐”仅一条视频就涨粉30万。2019年，此类剧情号席卷抖音，MCN全网批量制造“毛毛姐”。这与王博文的风格相似，且视频大多只有几十秒。

王博文仍旧只是小团队运营，非知识型网红，过渡的消耗、残酷的竞争让他浮躁、疲惫甚至有抑郁的表现。直到疫情爆发，社会按下暂停键，看到别人都不更视频了，他“一下就前所未有地放松下来”。

04

杳无踪影

“过气”是悬在网红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，只是下落的速度有快慢之别。

2020年，“多余和毛毛姐”的流量骤降，媒体11月梳理发现，他近30天的平均获赞数仅是红火时期的近四成，毫不留情地称他“垮掉”“昙花一现”。papi酱休完产假回来，在视频里尝试了说唱，却因为孩子冠夫姓遭到谩骂，最后演变成部分网友的抵制。在她断更期间，李佳琦、李子柒风头正劲。

王博文打算干到30岁再说，他在2020年年终总结里说想转行，聊起来又说没考虑清楚。他说自己不追星，不吃瓜，不看热点，上一次完整看完一个综艺在2014年左右。工作占据了他90%的生活，而视频素材来源全是日常生活。

华晨宇和张碧晨生子的事情曝光后，张玲和同事蹭着热点，制作了两个百万级别的英语课视频。李菲最近关注了一个B站UP主，也是多角色扮演，角色随着潮流百变——昨天用凡尔赛语气和妈妈对话，今天摇身一变成马保国，明天准备扮演郑爽。

聊天时，过往的光鲜激不起王博文的谈话兴致，他尤显疲惫。被问到“最火的时候是怎么样的”，他寥寥几句带过。焦虑、被粉丝不理解、被骂才是他的常态，他不认为自己过气了，“只是从上升期转到了成熟期”。2018年，他的微信公众号基本篇篇10万+，现在一两个月才有一篇。

鼎盛时期，他在全国各地参加活动，别的网红在台上讲自己一晚上就能赚5000万，他听得直流汗。和同行聚餐，饭桌上大家互相吹捧，“你厉害呀，你都2000万（粉丝了）”“哎呀，我不行，我才1500万”。回忆起这些细节，王博文现在觉得没有意义。2019年下半年至今，他再没出现在这样的场合里。

王博文也会安慰自己，坚持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，当年同一批网红基本消失得杳无踪影，包括当初令他艳羡的微博短视频大V。有时点开那些博主主页，他发现网红们开始晒娃了。

现在，他通过各平台PC端上传视频，传完立马关页面。他屏蔽了很多同行的朋友圈，将广告费、得奖、排行榜甚至行业动态都隔绝在外。现实生活里，许多朋友说他这样下去要过气，建议他做直播，他对这类建议很排斥。

张玲不理解王博文不追热点，切断与外界联系的状态。在她看来，网红就应该迎合受众，而王博文的素材来源渠道太窄，3年可能就要凉凉。“所有的网红有一天都会凉凉。”她轻描淡写地说。